

日本的 山火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社



〔日〕 諏访春雄 著 黄强 译

日 本 的 幽 灵

〔日〕 諏访春雄 著
黄 强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日 本 的 幽 灵

〔日〕 諏访春雄 著

黄 强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1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7-5000-5021-6/J·1

定价：4.00元

作者简介

諏访春雄，日本国学习院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博士。日本近世文学、艺能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元禄歌舞伎的研究》、《近松世活净琉璃的研究》、《近世艺能史论》、《近世戏曲史序说》、《近世的文学和信仰》、《江戸的文学和艺能》、《歌舞伎的传承》、《忠臣藏的世界》、《歌舞伎史的画证研究》、《圣和俗的戏剧理论》等数十种。

《日本的幽灵》，岩波书店一九八八年七月出版。

译者

目 录

前言.....	1
序章.....	3
第一章 “幽灵”是什么	11
一、“幽灵”和“妖怪”.....	11
二、“异界”和“他界”.....	19
第二章 “幽灵”的诞生	28
一、“幽灵”的诞生.....	28
二、“幽灵”出现的三要点.....	36
三、日本人的“他界观”.....	38
四、祖灵信仰.....	47
五、万物有灵论.....	51
六、“佛像”和“火葬”.....	56
七、梦——“幽灵”出现的又一途径.....	59
第三章 日中“他界观”的交流	65
一、日中“冥婚”的源流.....	65
二、日中的“冥婚”习俗.....	72
三、中国人的“他界观”.....	78
四、中国人的“他界观”与道教、佛教	87
第四章 “幽灵”的怨灵化	93
一、佛教的地狱.....	93

二、“幽灵”的怨灵化	101
三、御灵信仰	104
第五章 中世的“幽灵”	108
一、阿修罗的执迷不悟	108
二、“中有”的观念	114
第六章 近世的“幽灵”	120
一、“幽灵”的脚	120
二、近世人的“幽灵观”	132
三、近世“幽灵剧”的演出家	135
反映现世的“他界”——代结语	149

前 言

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妖怪”热。关于“妖怪”的研究著作、科学幻想小说、冒险小说、连环画等大量刊行。但是，不知为何关于“幽灵”的专门研究著作几乎没有。大多将“幽灵”作为妖怪的一种附带言及一下。

“幽灵”作为同样的超自然存在物，与妖怪相比较的话，有着许多共同点，但是也确实实具有着自己的特色。而且，过去的日本人非常明确地将“幽灵”和“妖怪”作为不同的东西区别开来的。

本书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幽灵”与“妖怪”的区别。“幽灵”与“妖怪”的区别主要是以下三点：“幽灵”生前是人，以人的形状出现在现世；“幽灵”居住在死者云集的“他界”；“幽灵”是从“祖灵信仰”中诞生出来的。而“妖怪”本身是人以外的东西，以人以外的形状出现在现世；“妖怪”属于“异界”；“妖怪”是“自然神信仰”的产物。

本书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日本人的“他界观”与中国人“他界观”交流的情况。在日本人的“他界”形象之中，能够看到中国“他界”形象的影响。这是有史以来开始的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果，它显示了日中两国精神生活上的密切关系。

在本书中，我的第三个意图是想阐明以下两个问题：日

本人在何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他界观”？在“幽灵”的形象之中，哪些是受中国的影响创造出来的，哪些是离开中国、驱使自己想象力创造出来的？

孔子《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中国一直不把“怪力乱神”作为学问的对象。在中国儒学的影响下，形成自己学问方法的日本也很少将“怪力乱神”作为正经学问的对象。

最近对“他界”和“异界”的关心热潮高涨不衰。“幽灵”在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因此应该将“幽灵”作为认真研究的课题。

日本人在过去一直相信“幽灵”和“妖怪”是存在的，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为了弄清过去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对“他界”“异界”的深切思考是不应停止的。而且这种思考也能给现代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带来光明。

序 章

《怪谈牡丹灯笼》

今天是七月十三日，盂兰盆会的第一天*。流浪武士萩原新三郎将祭奠亡者的精灵棚准备齐整之后，拿着坐垫来到屋子的回廊中，点燃了蚊香，一边休息一边仰望着清澈的月亮。突然他听见了呱嗒呱嗒的木屐声音。

朝着他走来的是两位女性。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绾着大圆发髻，体态大方，手里提着时兴的绘有牡丹花纹的灯笼。在她后边跟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绾着时髦的高发髻，穿着长袖的淡黄绿色的和服，腰间随随便便地系着缎子和服带。

萩原新三郎望着这两位月光中的女性，心里暗暗揣度，这姑娘好象是住在本所柳岛别庄的武士饭岛平左卫门的女儿阿露。迎面过来的女性站在萩原新三郎的面前，向他说话：“是不是不可思议啊！萩原。”

“哎呀，原来是阿米。你们怎么来了？”

* 日本民间举行的盂兰盆会从七月十三日夜开始，一直持续到七月十六日。七月十三日夜举行迎精灵的仪式，十六日结束时举行送精灵仪式。

“真是意想不到啊！我们听说你已经死了啊！”

“嘿，我倒听说你们死了啊。”

“没有那种事。真是不吉利的话。谁在外边胡说八道啊？”

“请进吧！这个门开着。”

于是两位女子进入了屋子。

阿露是武士饭岛平左卫门的女儿，阿米是她的女佣人。

阿露的亲生母亲死了之后，阿露父亲的爱妾旁若无人地占据了一切，阿露无法与她相处下去，因此搬到本所柳岛的别庄去生活。萩原新三郎曾随着帮闲医生山本志文去见过阿露，阿露对萩原新三郎一见钟情。但是，见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机会重逢。阿露没有了却这桩心事就死去了，她的女佣人阿米三天之后也跟在女主人后面死了。

萩原新三郎从山本志文处听到了阿露、阿米死亡的消息，因此怀着对阿露的思恋，忧郁地生活着。死后成为亡灵的阿露出现在萩原新三郎的面前。从那天之后，每天夜里阿米提着牡丹花的灯笼为阿露引路，送她到萩原新三郎的家。

以上就是有名的三游亭园朝创作的人情词话《怪谈牡丹灯笼》中的最动人的一段。

从那天之后，没有女性的萩原新三郎家里每夜传出了娇媚的女子声音。萩原新三郎的邻居名叫伴藏，他听到这声音之后产生了疑问，“这是谁家的女子啊？去看看吧。”于是，就悄悄地前去偷看。一看之后，他就吓坏了，连忙赶到算卦先生白翁堂勇斋的住处。

“那个女人决不是平常的女人啊！枯瘦得只有皮和骨，头发绺着高髻，鬓毛垂到额前，脸色铁青。没有下身，只有腰以上的部分。枯瘦嶙峋的双手紧紧地搂住萩原的脖子。然而，萩

原却高兴得不得了。”

白翁堂勇斋听到伴藏这番话后，立即把这个情况转告了萩原新三郎。吃惊万分的萩原新三郎就去谷中的新幡随院，探访阿露阿米的墓。结果他发现阿露阿米的墓旁安放着新的牡丹灯笼。

根据住持良石和尚的劝告，萩原新三郎求来了纯金的海音如来像，作为护身法宝，还贴了除魔的符箓。两个晚上防止住了死灵的作祟。但是，贪财的伴藏从死灵那里得到了金钱，悄悄地盗走了海音如来像，揭掉了符箓。于是，萩原新三郎被死灵折磨死了。

得知这个坏消息的白翁堂勇斋连忙赶到萩原新三郎的住处，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凄惨的景象：咬紧牙关死去的萩原新三郎身边躺着一具骷髅，双手紧紧地搂住萩原的脖子，脚腿等骸骨散乱在四周。

残留着哀恋之情的女子，死后变成死灵出现在男子的面前，了却自己的思恋，最后陪伴着折磨死的男子同去他世，这是此人情词话的基本主题。此故事既让人悲伤，又使人畏惧。日本人想象之中的“幽灵”在这里登场。

据说三游亭园朝在创作此人情词话的时候，曾从当时民间流传的故事中得到启示，但是故事情节基本上根据浅井了意《伽婢子》中的“牡丹灯笼”。然而，《伽婢子》中的“牡丹灯笼”故事是根据中国明代怪异小说《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改编而成的。

浅井了意的“牡丹灯笼”与三游亭园朝的作品相比较的话，可以知道它们在情节展开以及细节描绘等方面基本上相一致。如浅井了意“牡丹灯笼”中男主人公名叫“萩原新之丞”

(三游亭园朝改作“萩原新三郎”)，在盂兰盆节的夜里男女相逢，该女子有提着牡丹灯笼的女性陪伴，邻居家的男子产生了疑问，萩原新之丞发现了两人的墓才确认她们是死灵，从德高望重的僧人处取来了除魔符条，作为防身的法宝，但是，最后仍旧被死灵折磨而死，等等。

对现世人与死灵间的恋爱之情给予无限的同情，但是彼岸与此岸两界间的交情，最终是不能允许的。这样严酷的结尾两者是相同的。

“皿屋”故事中的阿菊、“累”故事中的累、《东海道四谷怪谈》中的阿岩等等被人们视为日本“幽灵”的代表例子。这些“幽灵”都可以说是即让人悲伤又使人害怕的超自然存在物。从这些“幽灵”身上能够看到标准的日本人“幽灵观”。然而，在浅井了意、三游亭园朝的作品中也能看到这种典型的形象，因此我们说两个“牡丹灯笼”虽然是浅井了意、三游亭园朝个人的作品，但它们却反映了江户时代到现代的日本人“幽灵观”。

中国明代的“牡丹灯记”

浅井了意的“牡丹灯笼”是根据中国明代小说《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改编而成的。既然是这样的话，应该考虑该作品实际上并不是日本独特的东西，它与中国人的“幽灵观”有着深深的关系，可能是在中国人“幽灵观”的影响之下诞生出来的。

《剪灯新话》“牡丹灯记”内容如下：

浙江省东部，每年正月十五日起张灯五夜，城中的男女

倾城而出，观灯游玩。

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有一位姓乔的男子住在镇明岭之下，他刚刚死去妻子，鰥居无聊，因此没有出去游玩，只是倚门伫立而已。十五日夜三更之后，两位女子在他家门口路过，前边一位是引路的丫环，手提牡丹灯笼，后面跟着一位美丽的少妇。

乔生被少妇的美丽吸引住了，因而与她们说起话来。之后又请她们到自己家，过了一夜。

少妇告诉乔生，自己名叫符丽卿，丈夫已经死去，家道衰微，因此与丫环金莲侨居湖西。



图1 月湖春景

少妇从此之后天天日暮而来，天明辞别而去，就这样过了半个月。邻家的老汉产生了疑问，在墙上挖了一个洞偷看。只见一具粉妆髻髻与乔生并肩坐在灯下。

天亮之后，老人盘问乔生。乔生不愿实告，老人就对乔生说：“人是至盛之纯阳气，幽灵乃是幽阴之邪秽。现在你与幽阴之魅同宿，还不醒悟，一旦你的精气耗尽，灾祸就来临了，恐怕就要丢掉自己小命了。”

听了老人的话，乔生十分害怕，讲出了实情。

乔生于是去湖西调查，在湖心寺发现了一具棺材，上面书有“故奉化符州判女丽卿之柩”大字。柩前悬挂牡丹灯笼，灯下立一个殉葬用的假人，背上写有“金莲”的名字。

惊恐万分的乔生在老人的劝告下，去拜访了玄妙观的道士魏法师，从那里取回了二张朱笔写的符篆。按照道士的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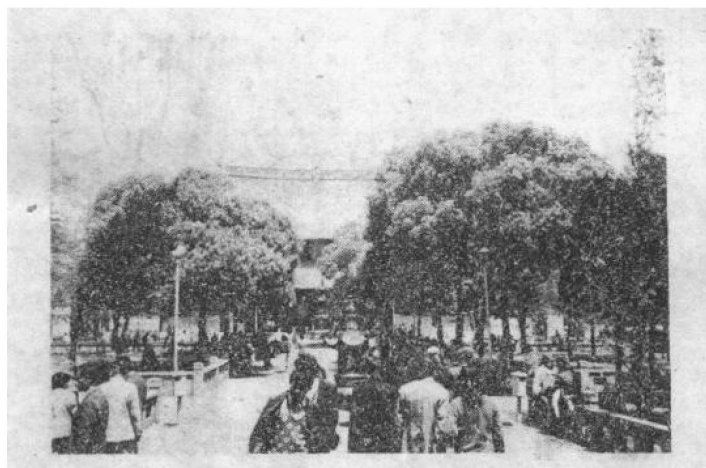


图2 玄妙观

导，一张贴在门上，一张贴在床上。晚上，女幽灵两次来访都不能进入屋内。

一个月之后某天夜里，乔生外出访友，在友人家喝醉了

酒，把道士所说的“不能去湖心寺”的戒语忘掉了，而从湖心寺门口路过归家。

金莲正等候在寺门口，遂将乔生引进寺内。符丽卿在里边等着他，她谴责乔生的薄情，说“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见，岂能相舍！”于是握住乔生的手，一齐进入枢内，枢盖自闭，乔生气绝而亡。

邻居老人见乔生不归，就外出寻找，在湖心寺的棺材中发现了抱着女尸死去的乔生。

人们将乔生的尸体和符丽卿的骨骸一起葬在城的西门之外。在这之后，人们在“云阴之昼”或“月黑之宵”经常看见乔生与丽卿携手同行，一个丫环提着牡丹灯笼在前引导。凡是遇到他们的人就患重病，寒热交加。如果不举行奠祭之礼，就会很快死去。

《剪灯新话》“牡丹灯记”在此后面还有一段内容，但浅井了意的“牡丹灯笼”就到此为止了。浅井了意的巧妙改编，让人十分佩服，但是，同时也可以感觉到那种既悲伤又恐惧的“幽灵观”在《剪灯新话》“牡丹灯记”中已经具有了，因此可以说日本人对“幽灵”的思考方法之原型就在中国。

但是，日中两国的“幽灵观”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在原作“牡丹灯记”之中还有一段浅井了意没有采用的内容。浅井了意截去的部分恐怕是与日本人的民族感情以及“幽灵观”有冲突的东西吧。现将此段内容介绍如下：

幽鬼经常出现在城市之中，市民们恐怖万分，竟往玄妙观求见魏法师。魏法师因自己法力有限，故向人们推荐自己的师傅四明山铁冠道人。人们在四明山找到了隐居的铁冠道人。在人们的再三恳求下，铁冠道人才同意下山。铁冠道人在

西门之外，建方丈之坛，踞席端坐，然后将书写好的符篆焚烧掉，唤出了数名符吏。符吏们黄巾锦袄，金甲雕戈，皆身長丈余，立于坛下，鞠躬请命。在铁冠道人的指挥下，符吏们用枷锁捕来了乔生、丽卿、金莲三人。铁冠道人用铁鞭拷打他们，并严加呵责，然后将他们送往地狱。

由此可知，浅井了意省略的地方就是道教道士治服幽鬼的部分。在这个部分中没有那种既悲伤又恐惧的“幽灵观”，只有作为罪人的“幽灵”，他们在道士们的拷打训斥之下被逐放到地狱。这样的“幽灵观”和道士，对日本人来说是完全无法适应的，因此，浅井了意的选择是非常贤明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白中日两国的“幽灵观”“他界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存在着不同之处。这是理所当然的结论。

在本书的下面叙述中，将就上述的结论，以及中日两国的“幽灵观”“他界观”的根源，作一些追溯考察。

第一章 “幽灵”是什么

一、“幽灵”和“妖怪”

“幽灵”的定义

“幽灵”这个词在日本古代文献中最先出现的例子，是平安时代末期藤原宗忠的日记《中右记》。此日记的“宽治三年（1089）十二月四日条”有这样一段话：

“每年今日可念诵，是为本愿幽灵成道也。”

《日本国语大辞典》对此句中的“幽灵”作了“死者的灵魂、亡魂”的说明。从前文“每年今日可念诵”来判断，这里的“幽灵”好象是指死者以生前的形象出现在人世这种现象。这正是本书所要研讨的问题。

对“幽灵”，《日本国语大辞典》有以下两种说明：

- （1）死者的灵魂、亡魂。
- （2）死者不能成佛，因而在人世中显出了他的形象。即妖怪、妖精。

可见，“幽灵”有两种意味，然而，人们一般所考虑的“幽灵”是后一种意味。但是，“成佛”是佛教用语，以这样的语言来作解释，“幽灵”就变成了佛教中的概念，那么在佛教流布之前，以生前的姿态出现在人世上的“幽灵”是不是存在呢？